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繹史卷一百四十七

戰國第四十七

韓非刑名之學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漢書法家韓非子五十五篇

說難

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

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
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已與之論
細人則以爲驚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
已經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
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
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
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
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
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
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
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

而犯別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子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

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

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
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
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是以諸
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
爲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爲之匿學士不因則養
祿薄禮卑故學士爲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
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
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
故若夫卽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
一國爲之訟則法術之士欲于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

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
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
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
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
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
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
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
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劔而窮之是明法
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劔矣朋黨比周以弊主
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
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

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遇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

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
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
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
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
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
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
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
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
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
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
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矣主

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

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
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

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使王天下
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
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
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
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
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
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
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

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
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
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下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
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
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
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
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
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
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

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腴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饒饒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太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六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

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其工
之戰鐵鉅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
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
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
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
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
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
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
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
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
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

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
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
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
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
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
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
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
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
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
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

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
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
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
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
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
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
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
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
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
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